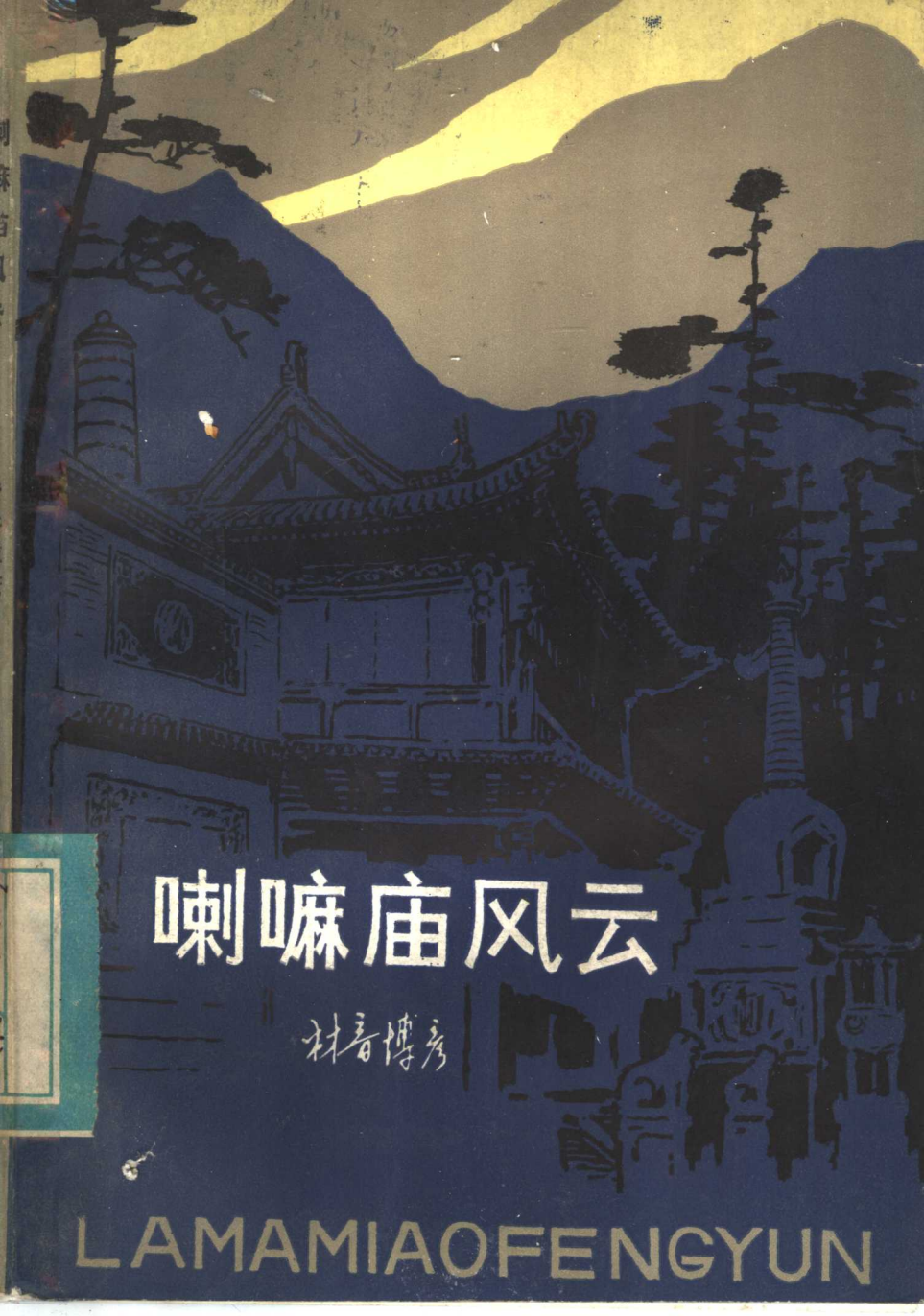




喇嘛庙风云

林音博著

LAMAMIAOFENGYUN

喇嘛庙风云

材音博彦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年·呼和浩特



喇嘛庙风云

材音博彦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青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25 字数: 82千 插页: 2

1983年8月第一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统一书号: R10089·242 每册: 0.51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反映草原儿童唐吉斯和他的一群小伙伴，在暑假期间，接受所在牧业队和有关部门的委托，到喇嘛庙照料几位守庙老人的故事。突出表现了孩子们继承和发扬先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和一伙走私犯展开了一场盗窃与反盗窃的激烈斗争。

作者塑造了唐吉斯、阿列夫、小荷叶等一伙天真活泼、机智勇敢、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作品情节新奇曲折，语言清新流畅。具有浓厚的草原生活气息和显著的民族特点，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强，是一部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目 录

- 一 临时任务..... (1)
- 二 特殊环境..... (14)
- 三 外宾来访..... (27)
- 四 奇文共赏..... (37)
- 五 不祥之兆..... (50)
- 六 醉翁夜归..... (60)
- 七 紧急磋商..... (74)
- 八 战鼓频催..... (87)
- 九 蒙面强盗..... (104)
- 十 古寺夜话..... (116)
- 十一 民歌新篇..... (130)
- 十二 钟声悠悠..... (147)

一 临时任务

七月的白音塔拉草原，繁花似锦，草海连天涯。

草原上的人们，此刻又送走一场喜雨，天空刚刚放晴。一条又宽又长的五色彩虹，仿佛象一座高不可攀的拱门，从绿色草浪上空拔地而起直插远方。辽阔的牧场上，艳阳高照，清风送爽。草尖上残留的雨水滴，象珍珠一般满眼闪烁；百灵鸟欢快地抖动翅膀，悬停在半空中婉转鸣唱；远处的浩特乌素^①跟前，已经出现了牧人跨马驰骋的剪影。

经过这场喜雨的滋润和冲刷，大草原上的一切，看去格外清新悦目，生机勃勃：蒙古包更洁白了；空气更新鲜了；草儿更绿了；花儿更艳了。连那些被称作草原的眼睛的各处小湖泊，也象是刚刚擦洗过的一面面小镜子，水更深鱼更多，比往日别具一番魅力。因而招来了更多的天鹅、鸿雁、水鳊、鱼鹰等各种水禽，在它们的岸边和水面上飞上翻下，嬉戏喧嚣。

那些盛夏季节从不知避雨的马、牛、羊、骆驼，在濛濛细雨中，分群别类地汇拢在一处，痛痛快快地站着接

^①：“浩特乌素”，蒙语，即村落。

受了一场冲洗，这会儿又都分散开来，“哐哐咣咣”地欢叫着，抖落浑身的水珠，正摇头摆尾地啃吃着水灵灵的青草……

这时，只见从草原的正南方向，有几个活泼可爱的儿童，赶着一辆吱嘎作响的老牛车，顺着依稀可辨的草原小道，一路辗着花草，嘻嘻哈哈地走过来了。牛车前头跑着一条卷尾巴的毛蓬蓬小黑狗。

他们是经过这里，要到北面几十里以外深山中的一座喇嘛古庙去。

看来，刚才那场喜雨，把大家都淋湿了。这会儿男孩子们，都把裤腿从马靴筒里面拔出来，卷到膝盖之上，将五颜六色的小蒙古袍，全脱下来晾晒在牛车上，只穿着背心赶路。只有车上坐的一个小女孩，依然兜头罩件大人用的帆布雨衣，把车上载的东西都归拢到自己怀里，手拄一杆用透明塑料布包裹的双筒猎枪，随着车身的颠簸，不停地左右摇晃着。

小姑娘经不住颠簸，朝蹲在车辕上使劲赶车的一个男孩子，大声喊道：

“阿列夫！你这是着什么急呀，慢点赶车不好吗？唐吉斯还没有追上来哪！”

阿列夫是个小鼻子小眼，满头黄发的小鬼，胖敦敦的个头，长相挺惹人喜欢。他闻声蹦起老高，哧溜一声跳

下车，向那小姑娘打立正道：

“呵，是我们的小荷叶命令我吗？遵命！”他把右手举到光脑壳旁边，一本正经地行了个军礼，然后把赶车用的嫩树条摔在地上，若有所思地叹息道：“是呵，我回到家里来，连奶茶也没有喝够，烤羊肉干也没有吃够，就又跑出来了。我们干吗要忙着去那个深山老林里的古庙呀？”

小荷叶被他逗得格格笑了一阵，纠正道：“不。我们应该着急才对呀！浩特里的叔叔阿姨们，不是告诉我们说，庙里的哑巴姥姥和高龄老人照德巴爷爷，正盼着我们快去送粮油和奶食吗？听说，关照他俩的瘸腿达日扎老汉，近来净酗酒误事，还跟庙外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不怎么关心两位老人的生活啦。这能不让人着急吗？”她眨巴着眼睛，略微停顿了一下，“再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去那里复习功课呀！每年寒暑假不都是这样吗？”

坐在车后面的另一个小男孩，怯生生地帮腔道：

“对呀。临放假的时候，学校不是号召我们向雷锋叔叔学习，回家以后要多做好事的吗？再说，庙里的三位老人都很老啦，并且都是当年的“塔哈日沁”^①，大半生

①：塔哈日沁，蒙语，庙奴。



受封建喇嘛头子的奴役和剥削；同散布封建迷信思想的宗教毫不相干，这会儿又给国家看守古庙文物。我们到那里去，除了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完成假期作业，还可以腾出一点时间，帮助他们干点手头轻活儿，比如抬水扫院子啦，上山拾柴啦……”这是一个眉清目秀，相貌颇象小女孩的男孩。这会儿正捧着一只盒式小录音机，跟着从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学英语。

阿列夫打断他的话，反诘道：

“嗨，速布泰真会帮腔呐！你不是怕鬼吗？那里的佛殿和喇嘛坟，可是太森人啦。你要是这样逞能，夜间我可是不陪你上厕所。你忘了自己去年看见鬼火，哭鼻子的事情啦？”

速布泰一听此话，果真缩起脖子，不敢再吭声了。

小荷叶却发火了，她大声阻止道：

“阿列夫，你别拿鬼神吓唬人，这都是封建迷信思想，亏你还是个少先队员哩！”

阿列夫本想拿这件事寻开心，岂料结果却相反。

他替自己争辩道：

“不。我是说速布泰平时太胆小啦，这个毛病很不好。我俩是好朋友，这回我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帮助他锻炼锻炼！”

速布泰不满地嘟囔道：

“哼，谁说我是胆小鬼哩？这个毛病我老早就改掉啦！你有胆量干吗不去模仿哑巴老奶奶的神态动作？她老人家是小荷叶的亲姥姥，唐吉斯的亲祖母。你敢吗？”

“哎呀，那可是不尊敬老人的表现，不符合‘五讲四美’的要求，我哪敢胡来呀？”阿列夫自知理亏，赶

忙作了个鬼脸，向两个小伙伴陪笑道：“我错啦，请你俩不要介意，只不过是这路上太寂寞啦，我才故意逗乐玩呐！”

这辆牛车上，除了这三名少先队员，还有一个叫唐吉斯的队员尚未赶来。他们全是白音塔拉旗蒙中长期住校的初中学生，并且都是同班同学。除了小荷叶一个人，他们的家全都住在附近白音塔拉大队的夏营盘上。

荷叶是个汉族小姑娘，家住在与白音塔拉草原接壤的河北省一个农村。她母亲原来是唐吉斯的亲姑母，是他哑巴老祖母的唯一女儿。小荷叶就是在蒙古族姥姥家里长大的。

近两年来，每年歇寒暑假回来，他们有时候也偶尔到喇嘛庙去，关照那里看守庙宇的三位孤寡老人，同时顺便完成假期作业。特别是今年，大队已经实行包畜到户的新政策，分了新“苏鲁克”^①，夏营盘上的壮劳力越发忙不过来，于是这份临时任务，便又很自然地落到孩子们肩上来了。

再说那座喇嘛古庙，当地人称琥珀庙，有着古老历史；是内蒙古地区著名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庙内珍藏着丰富的佛教经典著作和一些有关文物。经常有国

①：“苏鲁克”，蒙语，畜群。

内外专家学者，专程前来拜访。那里地处偏远，有山有水，环境幽雅清静。孩子们本来也很喜欢去那个地方。

牛车继续慢悠悠地朝前走。

阿列夫刚才挨了一顿批评，怪没趣地爬上车，嘴里咬根青草，仰躺着沉默了一阵，便又憋不住想说话了。

他扭头瞅车上的两个小伙伴：速布泰正扶着车厢晃悠悠地打瞌睡；小荷叶已经脱掉大雨衣，把上半身全露出来了。你看她多精神呀！

只见她身穿黄绸滚边的浅绿色小袍，拦腰系条粉红色腰带；脑后翘着两根羊角辫；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薄薄的小嘴唇。看那模样，好象随时都等着批评人似的。

阿列夫吐掉口里的青草，拉话说：

“小荷叶！我看那座古庙里头，也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干吗老有人守着它呀？干脆把守庙的三位老人，都接回浩特来算啦。要不队里总派人去照看他们，吃的烧的全仗庙外接济，这多麻烦哪！”

小荷叶回头瞪了他一眼，问道：“阿列夫，你是不是不想去啦？”

阿列夫爬起来，赶忙解释说：

“不，我决不是这个意思。我只不过是说，咱们老守着那座古庙，没有多大意思！”

小荷叶问道：“你难道忘了琥珀庙这个名称的来历吗？”

阿列夫回答说：“这哪能忘了呢？那庙里早先有一串很有名气的琥珀吗呢串^①，因此人们管那座庙叫琥珀庙。可是吗呢串那玩意儿，究竟算啥宝贝呢？”

小荷叶笑道：“要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吗呢串，对我们当然是毫无用处啦。可是那件吗呢串，听说全是拿真正的琥珀串成的珍贵文物呀！”

速布泰是个平时很爱读书看报的小鬼，因而学到的知识总是比别人多一些，此刻忙插话道：

“对呀。我在《我们爱科学》杂志上，读过一篇专门介绍琥珀的文章。琥珀是一种树脂化石，在自然界形成一颗真正的琥珀，需要几千万年漫长的时间呵！”

“哎哟，果真需要那么多年吗？”阿列夫吃惊地伸了伸舌头，“可是我们庙里的那串琥珀，不是早八辈子丢得没有影子了吗？”

小荷叶摇头道：

“你说的不对！那是解放前夕才丢失，压根儿就不是早八辈子的事情。哼，其实到底丢没有丢，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呐！”接着她又笑着说：“你说要把庙里的老

①：吗呢串，喇嘛念经时用的类似项链的东西。

人都接回来。那是一座保存得很好的大庙呵，无人看管可不行。坏人溜进去作案咋办？牲畜闯进去祸害咋办？”

速布泰又帮腔道：“那里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加上山青水秀，又有 旖(yǐ)旎(nǐ)的草原风光；将来有一天，如果在那里开辟一处旅游点，肯定能给国家增加不少外汇，支援‘四化’建设……”

正当大家热烈交谈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一阵嘚嘚的马蹄声，只见唐吉斯乘骑一匹鞍辔齐全的雪白马，直奔牛车追过来了。他这是遵照阿爸的嘱咐，临出发时拐去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给哑巴老祖母秤了几斤点心，因此被小伙伴们拉下了一段距离。

唐吉斯自然是这帮孩子的小领袖。他是旗蒙中的三好学生。从他佩戴得整整齐齐的红领巾和右臂上的三道红杠袖标，我们不难看出他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唐吉斯有着一张很讨人喜欢的紫红色脸膛和一双黑眼睛，性格沉静，喜欢在心里琢磨事，身材敦敦实实，看个头很象半大小伙子，其实今年才刚满十五岁。

唐吉斯笑着和大家打过招呼，便跳下马背来，将雪白马拴到车尾横木上，忙着去接替阿列夫赶车。

大家一路笑语喧哗，走了整整一个头晌，这才穿越茫茫的大草滩，钻进北面深山里来了。

他们驱赶着老牛车，爬上一座长满松柏树的小山包，便从树缝间隙里面，看见了山下喇嘛庙的西藏式白色方型大佛殿和佛殿顶端金光闪闪的各种镀金装饰物，不久又看见了它那威严的红漆大门。

这是一座依山修建的古老庙宇。背面耸立着青黝黝的山峦。那高高的红砖院墙，从大门两侧左右伸展出去，然后转了个九十度大弯，径直拐向山坡，顺着起伏的山势迤（yǐ）迤（yǐ）而上，圈出偌大一个佛门大院。四角上各修一座白色佛塔。

从山包上往下俯瞰，那大佛殿的石阶下面，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分别用黄绿两色琉璃瓦盖顶的两栋僧房。院当腰挺立着一座用青铜铸造的偌大经轮。旁边一棵古树上悬垂一座黄铜大钟。气象十分森严。

庙门前是两山之间的开阔草滩，上面稀稀拉拉的散布着几十株古柏树；一道清亮亮的小溪流，从高山上倾泻下来，在离庙门不远的地方，绕了一个大圈子，蜿蜒流向右侧的山谷。

据说，当这座庙香火最旺盛的时期，里面常住的喇嘛就达二百多人。解放后，那些青壮年喇嘛都脱掉红袈裟，自愿还俗回家了。剩下来的一些老喇嘛，近几十年间有的去世，有的则被儿孙接回家，眼下就剩下唐吉斯他们要找的那三个老庙奴了。

老牛车吱嘎响着走下山包，刚转到山角拐弯的地方，孩子们便看见一位年轻英俊的公安战士，腰插短枪，手牵坐骑，正从对面走过来。哦，那不是旗公安局的朝鲁叔叔吗！

“嗨，你们这些小鬼，真会找好地方呵；又跑到这里避暑来啦？”没有等孩子们打招呼，朝鲁便抢先笑着搭腔了，“古庙里既清静又凉爽，来这里复习功课、完成暑假作业，可是真不赖呀！”

大家立刻停下车，向叔叔齐声问好。

朝鲁同志这几年经常来白音塔拉大队走动，再加上他本人性格活泼，爱和小孩子打交道，跟这帮小鬼早就混熟了。

阿列夫耸动着黄眉毛，很调皮地问道：

“叔叔，您这是又在侦察什么呐？刚才进庙去了吗？”

朝鲁摇头说：“唔，我并没有侦察什么，只是随便出来转一转。我也没有进庙去呀！”

朝鲁同志走到车旁，从小荷叶手里接过去那杆双筒猎枪，很快端详了一下。他深知草原牧民的孩子，自小就喜欢骑马、弄枪这两项技艺，于是便回头关照阿列夫道：

“这是你阿爸使用的那支枪。你把它带到庙里去，可一定要妥善保管呵！”然后又指着正在车旁小跑的那只小黑狗问道：“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位‘小客人’呢？”

阿列夫晃着脑袋，满不在乎地回答道：

“它不碍事！上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替它搭好一个小窝啦。庙院里夜间有它守夜，汪汪叫唤，那多带劲呀！”

朝鲁同志点了点头，接着便又提醒大家说：

“你们到了那里，一定要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好好完成假期作业。同时也别忘了听从唐吉斯的指挥，严守纪律，尊敬老人，多帮助他们干些轻活儿。”讲完这些话，紧跟着又很严肃地叮嘱道：“你们都知道那位哑巴老奶奶，在旧社会怎样咬断舌头，变成哑巴的故事吧？她老人家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性。大家必须格外尊敬她，爱护她呵！”

朝鲁同志的这句话，使孩子们突然记起经常从长辈那里听到的，有关这位老人的一段令人敬仰的往事，一个个都咬着嘴唇，陷入了沉思……

小荷叶因为过于激动，最后竟抽嗒着哭泣起来。

沉默着站了一阵，朝鲁同志为了不使孩子们感到过于烦闷，接着便又宣布了一条有趣的消息：有两位研究佛教哲学的西欧学者，现在已经到达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近两天内可能专程前来琥珀庙参观。更为新鲜的是，这两位学者的身上，居然还带着琥珀庙当年那串琥珀的一张放大照片！

孩子们顿时转悲为喜，瞪大眼睛追问起来：